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靈集卷十四至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毛登峰

古靈集卷十四

宋 陳襄 撰

書

與兩浙安撫陳舍人書

某伏聞執事按部東南首訪士民德行某謂股肱大臣受主上顧託于外其志在于夙夜圖其所報則莫若求賢拔士之務為先然自昔觀風按俗之臣罕有行者今

執事獨能軒然振舉其事此希濶之盛美小子不任懽忭雖然但以旌旄之行所至遄速獨眎獨聽不克盡天下之賢才又恐所部之吏無告者有負執事上報君父之心某雖愚所識近世四方豪傑之士於心遇執事之能推賢不敢隱惜謹取其才行殊尤卓絶素與之交與所聞見而知者敢以爲獻焉其已仕者四人有殿中丞致仕胡瑗者博學通經負文武之道而適用不迂向在江湖間興學養士凡十餘年弟子一千七百人魁傑之

才多出門下今年過六十而進德未已有舒州通判王安石者才性賢明篤於古學文辭政事已著聞於時有潁州司法參軍劉彝者其人長於才而篤於義其政與學皆通達於體要有廬州合肥縣主簿孫覺者材質老成志於經學而浸有原本觀其文辭或簡而能粹殿中丞胡瑗門人高第數百衆稱其賢瑗雖老其材尚可大用惜乎未有知音者三人者皆賢者之資也將置之美地不拂其所進以育成其美材可量也哉其在下者五

人福州侯官縣陳烈者天性仁孝其才智超特學古明
道造大賢之域自慶歷初下第閉門潛心治經十餘年
兩經科詔不應里選身服仁義鄉閭宗之有同縣鄭穆
者明而好學深造於道其心仁氣正勇於爲義學博而
文壯有揚州孫處者爲性高介好古而志於道安貧不
仕節行著聞凡爲文詞必臻於理有衢州江山縣周頴
者剛義孝友及冠始學卓有奇節而不畏强禦有烈士
之氣有越州蕭山縣吳孜者勇於爲義少習聲律之學

旣而宗道約心於理甘貧養親節義稍著彛烈穆某之友人也凡與並立於古人之域積二十年辛勤事業足見其志使之得其志而行其道其補助國家豈少哉若行已作事未敢極言俟執事見而知之可也處韻孜某所聞而知之者雖道業不及於三子然其行義皆足以取信於人已抑國家偉材也夫大賢之才難知亦難其才以四海之廣環而求之尚恐未足充執事之所欲況止於一方與一州其所得必狹矣某遂敢廣引天下凡

所知者以爲告也其次雖有樸茂磥砢之材行誼未著不敢以聞尚覬其成其不知者尚在執事博而求之也執事即日歸覲冕旒道民疾苦事外必有獻納補報於上則無大乎斯事而無過乎斯人也君子之於仕也所患無其道無其位無其時而不得與天下賢才共濟之爾今執事旣有其道又得其時與其位而其所以共濟又有天下之賢才如是其不可失也心急辭率伏唯執事留意詳采

與章表民書

隱居求志古人尚之某持是心佩是言久矣貧賤不能自計因循于今未之能行今表民率先能行之介如石然無所疑顧非夫信道勇果不能如是某心悅而誠服也詩云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此之謂也雖然抑未知吾子何隱也有為聖人隱者有爲賢人隱者有爲介夫隱者聖人隱者樂天以俟命者也時未可而潛時可而後升蜿蜿蜒蜒莫

知其神古人有爲之舜伊尹是也賢人隱者養氣以畜其德者也庸言之擇庸行之守居貧賤而不改其樂養之之而後動涵之而後進然亦有關於時古人有爲之顔回曾參是也介夫隱者欲潔其身而不累乎世者也凡在於彼者皆無所加於我者也赤子將匍匐入井不肯一援手而舉之視棄天下之民如棄敝屣然而足以自牧而不足與憂天下古人有爲之長沮桀溺是也是則君子不爲也表民固賢者隱也其出處言語亦宜蹈夫

賢人之檢柙使無失其進退之正則庶乎其可法也表民勉旃

與陳砥秀才書

士之尚志如烏獲之於力也夫爲烏獲而其力不足以引百鈞之重則非烏獲矣士而其志不勝先王禮義之任則可謂士歟吾之待後進士于茲未始不用是說進觀其能否也其初來惟管氏兄弟與吾子爲有志庶幾其可望者不幸吾子遽去不克觀其成焉餘亦早夜不

已然其所利皆非吾之所欲爲之者其間雖有所勉進而是退而疑故吾日爲之憂恐不能有遠到者夫豈不知干時進取之術可師可模者四方皆是而不往從之乃知斷然割親戚之愛冒山嶺之險趨寂寞之地而來從於吾惜乎其猶不知務進於是也雖然亦不可謂無志者不思爾已吾得已乎哉更當切切告之竟觀如何師復還家多事廢學比又徙居山中吾子又目疾恐不能進頗用爲憂更須乘其未甚廣求醫藥務要無事庶

幾成就其學不忘其初之志吾之望也惟吾子勉旃

答阮鴻秀才書

向者足下不以僕愚不肖惠然辱書與文貶損相問忻悚交至不容於心近世選舉之失取人以技藝之道士之豪傑有為有守進於是者必窮故天下學者喪失其本原日以習詞章進取為利若往而不回者足下之言乃能有志於古人將棄俗尚而趨至窮之域固奇矣此固僕所顧開而不得者其間論取舍之分計己自得何

假於人僕雖愚於是粗能通之敢以是爲足下喻有樂師者世爲咸磬而衣食不獲遇於其上旣而悔曰咸磬誠美矣而使吾窮不若工淫哇之爲利也舍而爲鄭聲則何如苟有知者必爲之惜也士棄聖人之學而趨小道則又有甚焉然工之於咸磬非無利也在精焉而已矣遇諸后夔則登郊廟格人神矣士之於聖人之道非無資也在一焉而已矣遇諸周公則澤天下福生民矣苟有其志而無成功雖聖人不利若曰小道之不可以

已也須以發策決科抑爲之不有道乎其於文也一槩諸正而無悖於理將有所試直詞以明吾道焉其窮也可傳其達也可行不害於爲孔子之術如斯可爲也自古學詩過求聖人之心者亦夥矣若十四篇之論其用心甚勤抑猶有異孔子之志者更當平心而逆思之務有合焉書不能一一

與同年周岐員外書

近日承所賜歌詩一函詞與氣方厚而有力直强而不

撓颯誦在口天成其聲抑其間稱奬踰多不敢受賜古者善善惡惡惟其人非所與而與之辱身非所譽而譽之辱言此固足下所宜惜也僕少戇愚比今三四年始有志於學居常考前古驗當世時有感激生諸中不敢輙形于言自非與時俗人書詞相往還於禮宜答則不得已爲往往求諸人而發之不然或勉强持筆姑爲常俗之語以塞怨謗猶有久而不報之者直何能分外出意因時事而少有論著哉今足下通講五經學者滿門

開口論議旦夕不能已猶能以餘力置小子於胸中發於口而長于言固不可謂無意者然僕至於是邑矻矻於誘進非徒然耳庶幾有義正之士日相劘揉告以所不及來者不論其意徒嚚嚚多言日生依阿僕素不喜足下居鄉爲先生者德不當固然古人謂非我而當者吾師此僕汲汲求也誠足下不依阿其言僕不敢貳于行事則四方之人來者亦起心動志公然而敢言抑僕有所待於衆人不虛耳凉秋雨閡研講多暇軒車來臨

以慰渇想

與錢公輔著作書

某曩聞閤下才名籍籍願見無由比造大府稱贄下執事訢然有得於心雖然頃刻之接焉能盡其志哉某愚不自樹立凡養心治己之術無非取資於人聞古人至是邦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竊自比之常欲舉識今世所謂豪傑之士而求其助已者區區之志馳騁上下比二三年然其所得未足充於其心比後有求

於薦紳間人間先其大者庶幾相爲耳目更將轉而求人耳故以識閣下爲喜者此也向嘗得閣下與孫處書其所取無求備于人不惟自喜相識又幸閣下取人通方有以相助今四方士大夫之仁賢可友可師非無其人以閣下之賢求則得之其勢甚易若閣下得之乃愚得之也伏惟政事之暇少紓未急之舉思有以見教而求其所謂助己者去府雖邇不獲時進廡下以聞所謂助己安否謹奉書起居爲問

與福建運使安度支書 任建州浦城縣主簿日作

某比者伏見朝廷命執事以不世之才按撫閩越生民懽戴某得爲屬吏輙不自揆度以所見聞一進露於右伏惟執事寛其誅戮少賜觀覽其誠惶誠恐幸甚幸甚某嘗聞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至于方岳朝諸侯考制度陳詩禮觀民風俗親見百姓面問疾苦春耕秋斂以賑發補不足三載考績庶官黜陟幽明自堯舜三王垂拱而治天下無事後王薄德不能遠鑒古先申畫天下

疆土離爲郡縣非如古諸侯制天子不巡狩行人不採詩元老不登席諸侯不考績天下制度蕩然無紀我朝因唐漢故事襲其疆封雖在閩禺川廣萬里咸暨聲教聖人知其末可卒變也故諸道州縣各有師長承以百司御事又置轉運使安撫使以統其屬以臨其民以助天子布宣恩德於民一如巡狩之事禮樂刑政錢幣穀粟兵農之務皆係焉當職者莫非朝廷老臣天子倚注以爲股心生民望之以爲父母得則一方之民安茍非

其人莫不受其害轉運使之權與職如何輕重哉不得不深念也至如福建二軍六州四十有二縣屬官百有八十每歲刑獄數千山海陸產之貨業鹽售酒之利歲計以億萬數其間民情風俗好惡利病至纖至悉叢于一身雖然某竊敢謂執事欲行一言莫若慎出弗反欲施一事莫若獨斷不謀欲高明不虧莫若近正士欲視聽不惑莫若遠小人欲任官賢材莫若賞罰善惡欲考吏治莫若詢諸民言欲刑罰不失其情莫若審克故失

欲賦與不傷於惠莫若均節有無欲徵税時入莫若寛其行商欲場務登贏莫若罪其監守十者今日之要務也某請條而言之一曰欲行一言莫若慎出弗反某伏見使司行下文字多是未經籌策朝出暮改至爲尋常不知揺動居民秉又爲害請畧舉一焉近歲出賣官莊屯田事體不細諸處各選官吏往覆檢估凡歷州縣動逾歲月其間民有窮富土有肥磽其勢與利不必均也百姓小民爭相扇熾交搆訟獄有辭盈庭公私兩勞既

極於病今又罷而不行此誠過在有司不深籌而慎發也乞今後朝廷所降勑宣命使司經度事宜必須明召庶官考議可否以爲不可改易然後行之二曰欲施一事莫若獨斷不謀其蓋謂施政神明不可謀於左右竊恐助羣小之聲勢損大人之聰明權勢者在上之操柄君子藏之在身不可輕以屬人大凡位至大官身享富貴席天子之寵命以臨其民無不欲去姦弊之多門一政刑之與奪然而不能者是未盡窒塞其源耳夫大人

其行已也尊其待事也廉其秉權也重則其與物也博廉故事有所不知博故物有所不詳欲詢一才必浸漬於毁譽欲議一獄必因循於請求今執事但淵然崇深一出於己斷則自然上之聰明不奪下之聲勢必摧矣三曰欲高明不虧莫若近正士某生長閩越所見公卿大臣出按方部未嘗有好正人端士居左右以補高明者昔者虞舜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舜與孔子猶然自非天賦聖人之材其次

學而知之者未必高明故因人之高以益其所不高因人之明以益其所不明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左右前後無正人未有能高明者也四曰欲視聽不惑莫若遠小人某伏見州縣胥吏小人之尤也主持官中文書日務咎惡以變亂大人之聰明行威福於州縣況百姓小民乎夫尊官大臣德厚而位重人又怖其威嚴雖有疾惡之心不敢輒明白於左右遜接之不以禮苟求之不以財則毁訾於上矣不然

或檢較刑獄案牘以求人之瑕疵往往正直不阿之人
有中其聲者若是從事無賢不肖莫不畏之畏者得常
安不畏者得常危執事固當察焉不可信以威福也耳
目於人目司視耳司聽視非正色謂之不明聽非正言
謂之不聽故君子所近必正人所習必正師所觀必正
道所聽必正言不以耳目近小人不以小人亂視聽也
五曰欲任官賢材莫若賞罰善惡某伏見文武官僚中
貪邪穢罪爲禍災者衮衮皆是其他有能潔一身卓然

自樹立不爲世俗之行百無數人焉若是人不可多得今方州連邑若得一二者焉以其賢率其所不賢以其善勸其所不善然則執事又當別白之大凡君子與小人同居必有禍害其勢固然爾在上位者苟不察其人之賢與否一槩而䏶之以是小人肆而常安君子戚而常危雖有志義之士不可以有爲也賢者雖有大罪必赦故志得伸不肖者雖有小過必懲故不敢爲惡此沮勸之道盡矣六曰欲考吏治莫若詢諸民言其伏見今

之取吏拔才多不得其實者竊以名聲取人葢有數路
夫名或得之於賔客僚友或得之於賢人君子或得之
於民或得之於吏夫巧言語以竊人之意氣令顏色以
窺人之容貌修鞭版以伺候其起居飾廚傳以恩勤其
往來若是終身行之惟恐不及此得之於僚友賔客也
以文學治政事以正己爲民師不離經而用權不先利
而後義其才德可以幹大事其公方可以格至神此得
之於賢人君子也終始以覬其利苟且以求其安處心

不至於公臨事不極於察文法舞於前而不運手足貨賂行於下而不加聰明此得之於吏也不苟作一事不輕役一工不掊克而傷財不苛察而傷政施一刑必當罪決一獄必當情抑豪奪而撫孤民鋤姦雄而長善士此得之於民也以得之僚友賔客孰若得之於賢人君子以得之於吏孰若得之於民令執事所屬州縣幕職官凡有百數其間欲舉一賢黜一不肖執事從何而聽之聽於民而已七曰欲刑獄不失其情莫若審克故失

其伏見天下所授刑法獄官皆不擇材至有庸常之人

素非習學經義手持刑書懵然無適從設有能者蓋不

過拘攣文字一執於法豈有知助順天意推原人情者

乎古人之學古入官議事以制子產鑄刑書於鼎叔向

非之蓋謂不爲刑也書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

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

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法原人情無一定

之論君子過失雖大或不刑小人怙終雖細或不宥仲

尼爲魯司寇誅少正卯於兩觀國人大服夫少正卯其罪無狀而孔子誅之善用刑者誅其心不戮其迹寧失於不經不可失於情聖人尚重其事今者天下刑獄皆爲舞文巧詆之吏衣食於其間欲望道塗無冤民刑獄措諸地未可見也執事苟能修禮以明律通經而會權有司不牽制於文姦吏不容舞於法要囚必得其罪獄貨不行於公然後可以保安民情清簡庶獄矣八曰欲賦與不傷於惠莫若均節有無其伏見今之爲政者當

國家多難時無安邦固本之意惟知在位掊克以傷於民某畧以近事言之迴者驅磨契書自寶元之後遂至二三十年一槩抽罰牙稅大凡去井里鬻田宅者莫非窮民也愁憂無聊父母妻子終年不免於饑凍令使輸錢數千輿隷鞭箠於前文書督責於後顧猶未死耳夫富家大戶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不可取者而復取盈焉此徒欲窮餓人之肌膚鬻人之妻孥以爲益國也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

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記曰百乘之家不畜聚歛之臣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李氏富於周公冉求爲聚斂而附益之孔子曰求也非吾徒也若是事吾徒刻肯爲乎若曰近年西鄙寇邊軍國用廣倉廩無餘粟府庫無餘財不得已而取之蓋亦有道矣竊敢近諭如浦城縣戸産六千三百有餘貫簿書凡五等如欲取之令計産而出錢則可以獲六千三百有餘貫矣而且有無貧富均給得所官雖有補私亦不傷至於科調之時

專委清强之吏民無私斂輸納不艱道塗無愁苦之聲倉廪有盈餘之蓄矣九曰欲徵税時入莫若寛其行商某伏見近年商旅不行税課虧折由上好暴徵也大凡商賈之人多是富户不窘於衣食苟無百倍利必不肯樂爲况歳時覊旅暴露風日險阻萬里割親戚之愛以至老死於道塗誠在乎利也今所歷州縣凡幾處所有司又盡籠其貨以奪其利不惟無益而又害之人知如此孰若平居無事衣食於家何急以身自取其困上征

之不見其入故其取愈多下利之不見其贏故其行愈寡今後如商人過客可且一切寛之往往歳取餘贏必過數倍矣十曰欲場務登贏莫若罪其監守某伏見諸處每令僧道色役人請買茶鹽或置簿拘管等夷人户此大不可也夫場務課利歳時有不登者此誠監主之者之罪也不可移之於民也國家所禁榷茶鹽酒條貫罪獄非不嚴緊今百姓身爲盜賊首冒白刃爭相竊販至死不辭官有巨積過者不顧何哉公私之利不侔也

竊見天下主守官物並無優差人吏持攜數口衣食其
間當職者苟非其人又懵然耳不顧利害以此姦弊百
出寇攘官私惟恐一日不獲其利肯有遺利於百姓乎
某欲乞執事親訪官吏士民建謀畫策有可以興利百
姓改除故姦宜令諸處場務一准其法每歲課程專責
於監司至於妄有申請一切不行自然場務澄清課利
日辦也君子至於是邦其故風遺俗民情事變不可不
度知也故禮其大夫之賢者詢諸故老之成德者然後

惟其所施焉昔皇皇者華詩言使臣雖在馳驅常咨諏
於忠信故遠而有光華也干旄美衛文公臣子多好善
賢者樂告以善道思無以與之也今執事干旄在郊方
當按行風俗詢訪耆老以助天子布宣恩德未必不如
古使臣之華衛之臣子樂於好善某故不敢不吐私誠
惟恐其言之不足以告執事之左右以副執事咨謀詢
度焉如執事言以取信於民智不可以不謀於衆不私
高明以侮正士不役耳目以親小人以賞罰辨官材以

士風訊吏治審刑獄以故失節輿賦以有無寛商旅以譏征一塲務以體制其餘米鹽之政則有司存執事但總持權綱以觀刑政大體若然則閩越自宋七八十年以來轉運使之得人獨說執事也庶以涓埃之微補益山海伏望執事信而用之干凂尊嚴無任惶恐戰汗之至

答黄殿丞書

某前日受所賜書一函誠發於心仁形於言藹藹乎其

言雍雍乎其和其大率稱道小子言尤過當夫行古人之道追慕聖賢之用心在某愚鈍何能有此執事愛人樂善聞而信之不知採聽之過歟某雖愚無知自到浦城二年凡與士大夫相識書辭往還得其所操存未有如執事者比得親故書云執事為政寬猛得中昔人無與比者初時未見顏色用未敢决然信之及觀書詞灼然見其心於是信乎吾父母邦之民樂受福也某嘗謂候官之民粗識善惡若得賢令可以德化曩者某人與

某人斷斷無他技但能正行一事公决一獄民猶稱之至今耆老相傳説以爲故事况執事今日之心能盡己力行一民一物無不受賜將來所收民言宜如何多少哉某官滿即歸田疇願與聞君子之風教收拾補綴爲之言以與隣里鄉黨之人流傳而歌之俾吾民之不可忘也執事終始成之春暄伏惟起居多福公暇善自愛謹奉書謝

又答黄殿丞書

某向者連辱二書奬進駑短又重以相引薦爲事併來相告執事何知己之厚也某貧賤材力不足居常退黙自處不敢以聲名望於人不圖執事公言于衆人薦進於上官好人之善而成其美思與己並立於富貴其心則樂雖古人之相識只如是也雖然愚不肖有讓焉士恥有是言而無是事好善之人惟恐有所不聞好爲善之人惟恐有聞不聞人能修學聞不能修是以志無日如某學不講文與行不進將何售焉十目所視十手所

指雖不自愧於心寧不愧長者乎私心憂危未敢受賜執事若曰書言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吾務行此之說則某也敢不承教而勉焉十月解官歸進謝于門下亦願此爲說

與陸學士書

天下士儒惟言泉福建興化諸郡爲盛其間中高第歷顯官福吾天子之民者爲不少然而守是土者奉天子詔令外興學養士無如此急也泉之學興久矣養士之

資與器莫不備具但未有能舉之者執事之去是邦士儒之望固如何宜舉之也然興學之本要在得士得士之要在於擇首長首長賢則上下服上下服則舉所有之士莫不備至矣某甞聞州之進士有蔡黃庭楊舒辛維莊覃王實李翼者皆善講說而黃庭維覃尤有行檢黃庭通三傳不善臨幹學事但可講授耳舒有老學然困於貧窮時不能固陳從古蓋長者若崔虞臣郭堪陳說者皆有材行文學可使為之長而堪通講羣經呂鑑

許蓄柯適柯述柯廸皆儁邁有詞學蓄作事近古有節槩適述廸皆有志於古而勇於道一學之中若盡得此十數人者同居而和相厲以道而執事政有餘閒之時不憚煩勞日往臨之俾有宗主有賢行者尊寵之有才美者長育之有不能招來者以身下之有貧窮難安者以資養之有不能長者以禮退之有不能羣者以義道之有過缺未至者以道厲之有不率教者以法移之如此行之數月則舉郡之士必皆興於學矣賢者事業未

必不由此而光大也某之所聞蓋得於士大夫間未必盡詳抑猶有不知者尚在執事求而擇之也士患有其道而無其位與其地耳旣有其道又得其位與其地然而不爲之者眞可惜也伏惟執事留意焉

答許太傅書

某嚮者請見得聞經義之益繼辱示書見以趙盾許世子書弑之事不必與謀謂君弑而大臣不討賊子不嘗藥而父死皆得爲弑不必實有弑心若與謀而書弑無

取於史法及示感麟始隱諭其旨發揮聖人述作之意以明隱公得失之迹詳矣某觀三傳所載趙盾許世子止事迹本末大約相符而無與弑之謀此誠學者不宜妄有穿鑿也然而義有未安不能無疑孔子作春秋君臣善惡得失之迹莫不錙銖輕重必一字以示褒貶之法或事同而情異必變文而示義凡二百四十二年之內書弑君者二十有五其事異焉則公子篡大夫弑皆稱名以絕之若盾之不討賊止之不嘗藥亦同爲弑以

史示法可也奈何與夫正弒之賊一其書例可乎雖然聖人筆削辭約意微至於區别善惡義當自白固不待人而後明果二子者止以忠孝不至而責之以弒君之惡亦當變文以畧義託事以見意不得與夫州吁宋督之類同爲一法也幸而三傳存焉耳不幸而無三子之傳則盾與止遂爲正弒之賊不復能正矣將以責忠臣孝子之備而反穽於大惡安所謂萬世法歟雖公羊謂盾復見於經明非親弒書葬許悼公明君子之赦止竊

謂不然盾之侵陳其事合書非以明盾如隱公之薨桓三年復見公子翬逆女豈爲翬也書悼公葬會魯故也會葬則書不會則不書賊未討不書葬蓋施於魯國耳亦非所以赦止某故謂盾止之書弒不止不討賊不嘗藥也不識何如感麟之意諸儒異論某嘗謂仲尼以文王既沒文不在兹己雖無位皇皇不已思天下有王者作庶幾猶有用我者故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有俟而言也夫麟亦王者之嘉瑞也必有聖人而

後出焉今麟出而無聖人故孔子傷之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夫明王不興已又無位以行其道故曰吾道窮矣傷之至也麟之出哀公之十四年後二年而孔子卒蓋孔子之遇麟時七十有餘歲矣天命旣已終吾道旣已窮斯其可以已夫如是感麟而終焉某之所聞如此苟爲非是願賜開喻而質正焉

又答許太博書

某前月再辱手書諭以教事皆聖人作經之大旨實發

蒙蔽敢不一一記錄以爲師範也某以賤冗不時還謝
惶恐爲深某嘗以春秋之書徽左氏記其行事公轂發
其微㫖則仲尼之志幾不得求之是不謂無大功於春
秋然其間發凡舉例或戾大㫖有一事而爲三說必以
其親受聖人而得其法未可知也聖人措辭立法權宜
制禮筆則筆削則削非門弟子所得與焉游夏之徒猶
且不措一辭況其次者乎故其褒貶善惡以當一王之
法自謂春秋天子之事其義則丘竊取之又其國史義

存隱諱凡有大惡不敢直言撥亂之意深而慮患之意微必不暴揚其義以授弟子况其當時諸侯之國各自有史君臣善惡得失之迹昭然可見仲尼既取而修之斷以大法賞罰存焉不必傳授直以俟知者知之耳就使聖人授諸其徒使之傳之彼既親聞其義則其所爲傳無非聖人之法不當誇誣短俗反謬聖人之意如是也先儒只以丘明好惡與聖人同遂謂授經必無此理蓋當時門弟子竊聞其義間或得其例畧耳遷固諸儒

雖無三傳與奪蓋其書大約宗左氏而不知聖人之法故彼之與此未足據也子雲法言皆當時答問之辭因以爲書韓愈之文亦因事而爲之而未嘗著書蓋不及三傳耳其能無辨哉至於雄品藻自仲尼以來諸儒名臣愈之觝排異端且欲削荀氏之不合者其亦無遺矣夫聖賢之心豈好己之勝人而欲有論辨哉蓋及之而言以明吾道息邪說非獲已而然也近世老師大儒能以經術爲已任求其如先生者幾希矣夫不廢人之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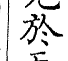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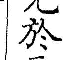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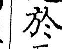
不求人之備不曰賢乎哉然而聖人之經待人而後傳如其不得傳則已如欲傳之亦將明大義折諸家異同之說以示後之學者不宜有讓也某繼以私事終不克日侍言論有所請益其鑽仰之意宜如何也

答周有終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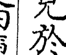
某前年辱賜書教誨不以某愚不肖以待古之賢人之道責備於某非吾子相愛以德孰能如是也然其中尚有可疑者恐吾子未解思以相開因循人事未能爲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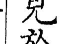
還復得書有似不悉粗有所疑者此吾子過也其之待吾子者以誠耳雖不有書何害於相知耶茍有所疑雖日為之書以塞謗責亦何害於不相知耶然而能受盡言古人所難使吾子不得無疑但不當施之於僕也僕雖愚無知其他無一二於古人至於好人之善樂聞已之過僅似有之過來安時與諸子相見口不暇他出一詞惟汲汲於求過其心缺然以至屢請屢拜既而無一言者當此有求之時若將終身不得聞善言既得之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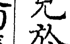
有不悅而反爲之怒乎此固吾子所當信而不疑者昭昭矣方將坐吾子於吾前以告吾所不可知以道吾所不可聞以置吾子于君子無過之域宜勿遽如此也在義烏時欲馳一書請求相見還聞其行又不果通心甚悔焉向承所惠文書尤喜道業進而理識明益加老於前勉而終之幸不爲不知者見困而遽止也某去此窮年官滿將寄家於越徑道趨選猶將不免區區以從於祿養也吾子尚無憂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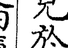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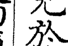








與知台州元絳屯田書

某聞性有五善充之曰德廸德之行曰行信出之曰言言成章曰文行與德爲端本文與言爲實華古之君子行已未信其言不出諸口雖孔子猶欲無言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誠見天道而知行已也天不言以氣緯爲信而萬物生君子不言以行已爲信而萬物成天地神明萬物禮樂皆備於已生乎時得志功業見於天下不得志其義行乎家人皆足爲法言亦不

用矣是故言不切於行若文者不得已而取信於後世者也君子患已不立不患不能文德至斯言至矣孔子感麟嘆吾道窮乃作春秋禮壞樂崩自衛反魯樂正雅頌故詩春秋後世作者莫能破焉孟軻不遇辭闢楊墨自謂聖人復生不易吾言文之作如是也某愚不足辱命於君子敢以所聞對

與孫運使書

某觀天地萬物之變凡是其類者舉相同也天氣而上

者也凡附於氣者日月星辰莫不麗於上也地形而下者也凡附於形者山川草木莫不萃於下也禽羽而飛者也凡有羽者鳧鷺燕雀莫不彙而飛也獸足而走者也凡有足者牛羊鹿豕莫不族而馳也非獨天地萬物之情爲然人亦如之夷狄者同夷狄佛老者同佛老農者同農商者同商巫醫百工之人凡同類者舉相同也惟聖人得正其同衆人者以其志聖人者以其道是故無貴也無賤也疎也戚也行也處也默也語也道之所

同雖詘天子而下匹夫我無愧焉古之人惟堯爲然不以有天下而見舜於畎畆迭爲賔主是也道之所同雖舍其子以禪天下我無憾焉古之人惟舜爲然不以有商均而授禹以天下是也事莫大於舍其子以天下與人然而堯舜爲人如是何也蓋聖人者不世出同人之道難遇也或死於吾前或生於吾後或並世而不相知或異地而不相接故禹之去湯也五百有餘歲禹以不得湯爲憂湯之去武王也五百有餘歲湯以不得武王

為憂周公之去孔子也五百有餘歲周公以不得孔子
爲憂孔子嘗曰吾不復夢見周公又曰聖人吾不得而
見之至於孟軻又不得見孔子矣荀卿不得見孟軻矣
揚雄不得見荀卿矣韓愈不得見揚雄矣古之人不見
其同往往有誦其詩讀其書思其人而想望焉者非爲
天位也非爲天祿也思不得與其所同以濟吾道焉耳
嗚呼韓愈死某不得而見之中夜起嘆同人之難遇幸
今天子有臣范公富公若歐陽公蔡公四方有賢士在

下所宜同若干人某皆得而見之庶幾吾大臣者招徠而安畜之大其所同無所鄙吝一日天子登用賢人羣公彙征四方之所同者莫不並進在泰之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在夬曰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在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吾之道其有不行乎某亦同之一也自聞公之賢貧賤而無由自進不圖天幸得爲屬吏是小人得盡心事君子之時不敢避僭越進是說於左右也斯道也非某之獨願也凡與吾同者莫不願也惟

公念之干冒尊嚴無任懇切之至

謝倪評事禮書

某聞古者師氏教女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於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於宗室然後能修身行禮循法度奉祭祀以配君子而成家室之道也某有先人之子蠢愚弗能教徒聞古人之大義而未能志其一二今足下順先典貺某書禮以賢嗣秀才德成業茂將卜昏事惟以某貧賤之門是擇實非其宜既辱嘉命某不

敢辭敢不夙夜教戒以勉承宮事

古靈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古靈集卷十五

宋　陳襄　撰

書

常州請顧臨祕校主學書

某竊以東南之學廢而不振也已久安定先生之去吳興蓋十餘年矣天下學者之興較之當時固已寖𡨚而東南之士又常倍之然而魁奇特起之才禮樂愷悌之

風反不如吳興昔時之盛何也豈非庠序之教所由廢興也歟某之不肖領郡於兹雖不敢以斯道爲已任然常患近世之士溺於章句之學而不知先王禮義之大上自王公下逮士人其取人也莫不以善辭章者爲能守經行者爲迂濶而士之榮辱亦從而應之以是天下之士習非舍是固已塗瞶其耳目而莫之能正矣某自從事以來惟日孜孜以興學養士爲先務以明經篤行爲首選其心如是直將以待夫有志之士焉耳彼州人

之子弟與夫四方之學者輕千里而至其亦有望於茲也雖然德薄任重知不足以獨當其責思得先生老成之士爲之表率而未能也伏惟足下才足以宰制於人義足以矯厲於時其所爲文又有以驚動時人之耳目今將表一學之生徒而教之以德行道藝之術所宜無讓也謹遣諸生躬詣門下以請

與富覩文書

某昔者甞以興水田之利除透槽之害聞於執事者繼

有犬馬之疾不克以請令茲愁臥無聊中夜不寐思念及此未能有成將俟安而後言之又慮因循後時無益於事是敢不避僭越再畢其說焉夫濟水之出其源甚壯自昔故河十里由千工堰合流于沮其河寬廣皆不啻一丈而深數尺水之小大明可知矣自後道河入於府署則兩堤寖狹自千工堰減水四分至於河內縣龍港溝又減其半抵令穀邏透槽之北復有減口是過槽之水十纔得其二三耳自餘數分水利皆决而無用某

去年因視透槽至於河上稅馬良久歎息不能去惜濟
水之遺利不澤於民因訪透槽利病而且求其策有謂
漕之爲害非改易河道則不能無患於後昔有人議開
新河自洪道歷順政二管至於苗家莊遇溴河而爲槽
西入宋村直抵晦雞神廟合於舊河則可以去轂邏梧
桐二槽之患故老相傳無如此策但細民愚弱不能有
訴於上某常從而視之雖地歷三管有二十里而近然
地勢平順無閘濬之勞築堤爲河水自趨下故兩堤之

旁良田數百頃不勞力而可耕是新河之作則水田之利興透槽之患除一舉而兩得矣然則水之勢不盡則二者之利不濟必欲上自河源闢其故道可皆寬廣一丈而深四尺抵於苗家莊即於干工堰龍港溝遏塞二口併歸新河過槽之餘分溉田畝則水之利無遺矣向者公嘗語某曰夫建大利者不無小害某退而思之謂新河之成其利則百其所爲患需至濟瀆事若得請已在春夏之交俟河而田已不及矣詩曰晝爾于茅宵爾

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謂民事不可緩也某昔嘗以其事可行而有所待告諸友朋者暨公之來友朋聞之以書爲賀謂此乃天藏而與賢者發之時也非明公之在上則不能行非小子之在下則不能承其不然乎不爾一旦明公入爲保衡上無其應某雖營營於棘其何能爲是斯民者不復蒙被斯利可不惜哉古者韓以鄭國引涇爲渠欲以疲秦卒爲秦國之利溉田萬頃關中爲之沃野史起爲鄴令謂西門豹不知漳川之利

起請引之漑鄴以富魏之河内人爲歌之文翁爲蜀穿煎洩以漑繁田千七百頃民獲其饒今縱利不及是亦斯民百世之福刺史縣令職所宜舉爾今之從政者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彼徒知勞民改作之爲患而不知與民興利除害爲長遠之福先勞後逸之義也伏惟明公深念而獨裁之某卧病困蒙辭無倫理不克躬詣門下塵黷冒瀆台嚴無任惶恐之至

與太原韓丞相手書

某近承相公詢及士人許令紀錄以聞左右不敢隱蔽輙取其素所相知而其行可保者謹以爲獻有文行經術之士如劒南節度推官知綿州龍安縣劉載新授虔州節度推官吳賁前澧州澧陽縣令監泰州如臯縣鹽倉盛僑處州松陽縣令余京越州上虞縣令丁隲新授江陵府監利縣事管師常開封府長垣縣主簿孫路此數人者皆嘗興學講藝爲東南士人所共推服使治一州之學足以表率多士固不待量其藝業與夫新進無

聞之士雷同取舍必慮其經義穿鑿此天下學者今日之公患非獨數子而已在朝廷選舉之法舍非取是則彼將自正矣然則為人師法固當先德行而後文學則士知務本矣若强志力行之士則有前沂州防禦推官宋希元新汝州葉縣尉吳道此二人者有志於民事而勇於敢為希元才器周通有經濟之志而道内剛無撓知無不為可屬之以難事鄆州觀察推官許安世文辭理識出於流輩遠甚真奇偉之材也雄州防禦推官監

池州酒務楊國寶學行素修臨事有守不厭小官身先勞苦之役前涇州觀察推官王巖叟與人交卓然節義明州鄞縣尉陳頤行義端良仍通吏幹此三人者皆一時之美材也如置之長育之地以成就之未可量也若幹能之吏則有著作佐郎在京左軍巡院判官黄顥有才通達人情嘗爲掾官得上下之譽大理寺丞黄默器識沈敏兼有謀畫節度推官曾華旦吏幹精强可以濟務可任以事新授建州松溪縣令賈易才美有文敏於

爲政方今相公輔相以來搜羅殆盡如十數子者貧賤汨没猶未爲朝廷所知此亦公議之所共惜不可遺而失之也固亦未敢冀其必用在相公擇而取之耳僭易惶恐伏賜裁察

與福州蔡學士書

某聞有道之士不假言辭而後通非有道之士言辭雖亟通而其志愈辱而窮長樂小人父母之邦也太守長民也治其土以保安先人之墳墓而已又爲之氓詩曰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假使至者絶庸常人茍不一候其起居通其言辭尚爲廢禮矧遇執事禮宜如何今反鉗口嘿嘿無一字以通左右豈無說焉竊念古人之相待茍其心相通其道相同雖去之千百年立言行事和合如一況生而同俗學而同道仕而同時哉則其所相待宜愈昵也夫道者所以冒天下而非私於一身先進之於人與己同道雖往者呼之不與己同道雖來者拒之固不必言而後通不言而後以爲不同也至於後進亦

然與已同道則合而不求不與已同道雖求而不合亦不必言而後從不言而後爲不恭也小人之待執事持此說爲二者又自恚乎已之道未有所立非進取之時言之無益茲固弗言皆所以解執事也方欲引退林壑求其二三友生終始力學以成其志其庶又得朝夕繼見執事爲之師資可進而後進焉今茲尚縻於官不得即去言念君子憂心不遑歲晏伏惟起居萬福謹先奉書以聞左右伏冀憐察

答徐洪秀才書

某辱書言昔之善爲政者不以其勢之高下各盡其所致而後已所以異於今者其體有四云云又云今之所謂縣邑之吏其異於民纔一等耳然而方古之所謂各盡其所致者今亦難其人矣足下之言誠是也然謂僕之心亦將以鶩乎古之人而行乎古之政此非在僕所宜言也夫古之人古之政士之聰明高智老於文學僅能議之子産古之仁人孟子猶謂惠而不知爲政諸侯

如費誓僅能載之於書僕固不敢當此也足下云每聞
其人砥名立行堅高而不可磨者則往往吁嗟涕洟捨
身擲書冀得速死以利其掩葢又云聞僕之風則其中
惻然不啻若撻諸市朝雖然顧得採僕之遺蹤逸迹求
而纂之企而效之雖然足下自責乎己誠多而猶恐待
僕與古之人誠未厚也僕少愚朴長而粗知讀書未有
樹立家貧無所取資汲汲於祿利非所以由道也顧自
知羞愧如疾在首但未能剷剔而去之是足爲賢人君

子之觀採乎古之人四十而仕道學如仲尼孟軻然後有意於天下冉求如五六十里之國可以足民公西華端章甫願爲小相而夫子尚不與焉僕但此一事知生當時其必見絶於夫子餘可知已僕嘗苦聖人之學難至非不可至難而後能至凡人生而與萬物俱生長而與萬物俱化終身與萬物浮沈而不能無物有心志直以爲性喜怒也有耳目直以爲性聲色也有口鼻直以爲性臭味也六者之等循環而交來羅列於心胸中膠

固而不知解以是而求至於聖人不曰難哉昔者聖人之徒惟顔淵爲好學故孔子語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如此然後天下歸仁焉故曰非不可至難而後能至之也天非與吾富貴壽命而正與吾以此也吾不可不學也今有人於此裸衣而倒行目之者則必指之曰此狂惑喪心之人至於學者喪其本心不惟不自知抑又無目而指之者豈得不宜大自驚懼持循而修省哉方將爲謀生之地以活數口廬于山

林之中歗詠古人詩書之遺餘以求見其志將俟四五十然後覲其所自養如何耳抑非敢爲物覲也抑未知果能決去已否承足下相愛故畧書所懷足下亦宜勉旃

答呂寺丞書

邇日伏惟起居萬福十一日壯丁吳逸至承賜書陳列事序之始末激之以仕進要之以知已至忠至誠某跪讀之四五周不能釋手竊有感發近世之士輕義而重

利悲憂愉樂苟不繫乎已則雖父母兄弟有不得者猶且强爲心顔不肯一出意爲之憂其肯爲他人謀乎某雖愚不肖不敢妄有所圖然美君子之與人終始信厚能如此也雖然某之心其所以爲君子謀者恐猶有未悉故不敢不盡白焉某凡在仕流間有與言語竊自謂吾師古人至於古人之言行非求知之亦求信而蹈之者也但學之有未及行之有未至耳然則干時進取之事粗嘗思之雖未能脱合於正然亦庶幾無大過悔昨

者太守謝侯與其從事皆相賢善不自揆度求爲獄官亦君子親教誨而使之云耳始者尚不樂爲既而思之無害也司刑獄亦吏之賤職已爲之未爲僭忝又被舉者得其人有罪與否舉之者無賞罰故舉者不辭焉遂以行之果行若縣令則不然國之政教始乎邑民之生死繫乎令天子責公卿選舉得賢爲人父母被舉者茍非其人不屑有罪則連坐舉者不敢不慎擇焉非可求也縣令所治之土小大與古諸侯之地相等古者以郎

官出宰百里由也聖門之高弟材而勇者也夫子以爲
可以寄百里之命如某則焉能前年至官承其縣令之
闕始者屢以言白於州請辭不獲遂不得已爲之一年
無所開明聽訟折獄盡力而後止憂勞成病不能飲食
士人百姓但以一命從事憐其如此往往相談以爲已
能退而反求諸心配諸古人固知懷慙負愧無所容於
天地實不敢妄以爲能也夫動不可妄妄而動物不與
也雖與之必有尤悔益之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

勿恒凶謂不可益而益之故或者必擊之天道有常數君子有常心數不過則天道無失其行心不常則君子有致凶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某豈敢廢是言哉夫爲貧而仕充此一職數口之家可以無饑今日之分止可如此耳鬼神臨之非敢妄說也更將終始强學以求成就其志内可求於心外可求於人將席不暇暖爲之而不辭豈在勸而後行激而後爲哉某是言也未嘗敢發感君子之相愛謹

書之爲謝惟憐察之

答周公闢書

某前月領書及將公儀詩序其文與韓退之相比甚善甚善續承敎命予字曰述古者使之愼取堯舜周孔之作而侈大之甚非余敢當也抑嘗聞字者朋友之職大體有激勸則不敢有辭讓云比辱書勸諭諄諄以古聖人經籍大旨爲之依歸又見吾黨發平生交遊中所稱者大近予亦以閒燕之隙觀詩及書以稱道堯舜文武

之德而慎簡之自餘三禮書紀綱文章易春秋天人之說猶所未至蓋力不足故也予觀唐室若子厚輩皆有名於當時至於韓文公未始以一言稱譽其道者豈非駁而不純者乎自秦漢以來去聖日遠䎃周楊墨釋子之說衣被天下故後之習孔子者多聞見之則易慎擇之則難自予來居西山窮且病吾道無一相往來獨混然與浮屠居幸望其少過不亦難乎足下近以予不助二教者心誠有之亦嘗患今之人不若古故予未易言

之前日豫章公來此篤信他道予亦以言排之自時復有書相往來俱以理勝且未嘗屈己之道以從彼之欲此足下知予心所處者如何耳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孟子曰生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此之謂也雖然亦豈謂登太山之高不測東海之深哉大抵知名教有歸耳昔人有言曰摧枯朽者易爲力拔深根者難爲功自唐韓退之擯二氏當時蓋六百年有餘矣殆今歷世寖遠枝葉延蔓後復有爲退之者雖持

獨智豈易為力哉知季甫比日於吾儒有功鄭第晦居菌山抑有遠志冀足下慎而折衷之天其意者將以有為也詩云庶幾夙夜以永終譽願二三故人勉旃足下比眼疾安否盛夏炎燠善自愛某無力書不能多云

答陳戶曹書

某聞古之學者為義今之學者為利君子成己利無與焉若苟富貴以為身榮則義不及利故某之所本多為近世進士者不喜同進而異歸誠不足以利於今而僅

有得於古者矣夫萬物非氣類相感召則不能倡應足下若以吾嘗從事於斯亦爲是而來則某何辭而不受

與章衡秀才書

自别一得書路遠無便未能有書相酬邇來進道外安否深山窮處小人不志於利君子不志於道則不能出意以來子平驅馬至之無山路險阻之難而以相見爲事僕愚無所取何幸子平終始之意猶復記憶遠來相睎也至慰至喜某嘗謂子平年少才俊有大人之具今

者不獲已寄身無人之鄉恐其獨居無朋不能大有長益雖然子平之志進而不已吾未聞有不須友而成之者詩云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又曰有斐君子如金如錫如珪如璧皆成於朋友也蒙之六四曰困蒙吝既陰柔不明又居于三陰之中是以困而有吝君子居斯時也不可不動而遷焉然僕亦有是患也所以為子平謀者莫若移來此羣居叢育以求成就其志舍弟尋常不令作文字惟沈潛於書子

明亦非久入山比有信至皆有以相與也諸生之不可捨皆挈而同來可也子平意如何哉若以爲可即先以書來將俟締構一室可羣諸生然後往告焉然後暫得閒暇於此亦非久計亟圖之余日望之也春氣尚寒惟自愛因陳秀才行聊具此白

與永城杜誼殿丞書

某屢歷中還閱閱書於友人季甫家得黄嵓杜孝子傳者乃君子也其時嘗以其事與羅源馮孝子事相參較

然而馮氏子無傳蘓子美所傳亦不甚詳明年官仙居與黄嵒爲鄰始得詢杜孝子事跡詳密自是思欲一見無能得也某嘗觀古人有孝於其親者或盡心於其生或致力於其死或終身守節而見於後世如此之類事無鉅細苟其誠志有能大過人者雖在百世之上莫不奮然起而慕之恨不及見其人結衣而相從遊以老其身矧今有如杜君者耶今日道邑下不幸有疾又不克造門請見以償其心不知向嘗所聞杜孝子者其顏面

如何也謹奉啓以通區區

答石長官書

某嘗歎先王之澤不被於茲土民不識禮義孝悌之化長民者無敎之爲急學之當務前繼後承其間非無賢人哲士莫之能舉獨聖哲乃能帥先與民光揚至善興立庠學開其所不知警其所不能賢者之所作不肖者之所勉是聖哲於吾人也有力於吾道也有助茲篤不忘若爲之傳記猶有賢者某之文未敢有辱恐其爲之

不篤傳之不久也非敢愛也惟明智自擇

答知台州元絳屯田書

某聞古之所謂知己者知己之道也知己之道有爲死者苟爲不知其道雖舉爲三公恥也君子之所貴乎身者道焉而已爵命富貴非吾有也吾將假之以行其道而致之民以其有餘濟其不足者耳目司視也非所以嗜天下之色耳司聽也非所以嗜天下之音口司辭也非所以甘天下之味心司仁義也非所以窮天下之欲

我之用耶天下之民蒙其福我之不用耶天下之民不幸耳吾何慊乎哉是故不苟利不苟進不苟得惟義而止噫爵禄富貴是人之所欲苟則得之不苟則不得之舉天下之人皆苟之矣兹有人焉獨爲不苟進以禮退以義是舉天下之人弗若也古之君子每聞是人寢不寐食不暇汲汲焉惟恐求而弗得也於是過其閭則式之親其身則事之聽其辭則拜之選諸鄉閭則賓與之薦之天子則師用之苟如是庶幾獲焉若使其人規規

於舉者求中程式詘身降志勞而後獲是特爲鄙夫耳

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是道也君子爲乎

昔者齊景公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虞人死不往焉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不去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故匹夫身可殺也其志不可奪也今有人學聖人之道十有五年平日則不爲富貴貧賤動其心苟爲見利一朝而遂變是孟軻所謂簞食豆羹則不受萬鍾則不

辨禮義而受之之類也此之謂喪其本心可乎執事亦行古之道也某雖愚敢守是說不如是不足辱執事之舉

與富丞相書

某少嘗有志於經久以吏事廢學未能成就其志昨蒙相公論薦置之書府竊自幸者謂居文字之職別無吏責校讎餘暇因得始終其學此其初心之所願也繼蒙差充編定官乃是其職相公樂育之意固可知矣然而

四庫書籍浩博又多訛謬無有善本要須一一校正然後傳寫乃爲真書然非一二人之力所能成就向者持舉參政雖令供職學士分校定本動皆數月未了一書今昭文楷字自有二十餘人惟編定編校二員獨當其事早入夜歸廳副不逮雖有奇書率皆涉獵過目不復記憶平昔讀書之心無力可及甚非多病願學之人所宜久處加以近年心氣愈覺衰耗聖人羣經有可發明者未加毫髮之功不於此論著一書以見於世役役從

事後無時矣況編書之任能者甚多可以擇而使之某欲且備員館中或兼一優閒之局乘其無事以嘗所學詩書春秋發明大義取古人之所未到者纂而爲書一二年間三經之中必有一者成焉然後起而從事進無所茍退無所愧惟義所在茍遂其志則相公教誨長育不報之恩也近聞鼓院尚有闕員可以陶鑄若不可得但得都省一閒曹如司勲司門之類少藉僕俸之給雖非差遣亦已幸願伏望憐察而終始成之

代人與留守相公書

某竊謂士志於道而居屯否未濟之時將以求通焉舍仁人何以哉在易之義則有陰者求陽闇者求明賤者求貴其勢不得不然也屯之六四與二皆陰柔之文乘馬屯邅不克自濟雖寇難久而終通故其辭曰匪寇婚媾往吉無不利何則有陽之應也六三體既陰柔又處兩陰之中衆皆求陽之時獨無所合雖欲妄進物必不與故其辭曰即鹿无虞惟入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

吝何則無陽之應也故士之進退必視其應之與否可以舍而舍焉不失其幾可以往而往焉不失其明斯可以求通矣若然則某之困于屯否也如是而上之仁人有可以援而應之者其得已乎是故不避進越有所聞於下執事也某愚且蔽於時事無所通曉惟少嗜書聞聖人之言修身治心不敢有懈既獲禄仕惟日孜孜必欲上有以致吾君下有以澤吾民雖遇不遇沒身而後已此其志之所存也夫何數竒命賤時不之與一爲詔

書註誤擯斥不復十有五年于茲矣居窮處困不見知
己竊自悲悼幸生茲時主上宵旰求賢如不及士有挾
一才名一藝者咸得備位於朝有所設施而獨身爲窮
人無所用於天下而猶日從士大夫之後偷祿以居反
而求其初心則未嘗不發愧也且謂士之窮通固有命
而無憾其所汲汲者獨不忍夫民之窮將蹈水火不得
一援手而救之爾時俗好惡隨事輕重以其不用人亦
從而廢之嗚呼身雖可廢其道又可廢乎哉易曰有言

不信直以俟知者知之爾竊念今之仁人君子居上位進賢舉善非無古人之存心苟不一往而求之遂自黙黙不惟自廢其道是亦不以古人之心期乎今之仁人君子也伏惟相公以盛德茂業爲時元老自柄用以來求賢拔才以備庶位一士不遺其良一吏不失其能如某之窮固已素知而深念之矣比者朝廷親詔外臣令舉屬吏之賢者三人以備選用兩府舊臣之在藩鎮者不以中外咸得論薦于朝詔下之初朝野之士延首企

足希執事之采擇迨茲踰時未有與者皆知相公爲國取人其自任以天下之公如此其愼重也故某今日區區之心求明向應實以聖經之義古人之道有所望於左右也如相公哀其窮而收之使復登用於朝洗疵滌瑕道不遂廢一旦相公再正鈞軸敷求左右之人而某雖老未衰猶能竭犬馬之愚聽命於門下惟其所驅策以爲報答效也

謝闢郎中書

某愚不習於法伏蒙執事恕其不逮三舍其過知所幸誠惶誠恐書曰宥過無大謂人之過失非有其故則當寛於常刑不宜大之是猶未免於無罰也蒙之初六居蒙之始九二臨之則發其蒙再三不解至於終蒙上則擊之所宜罰而弗罰當所可擊而弗擊則過矣聖人之法又可過乎惟大人者不然當罰之無罰也當擊之無擊也處之有義行之有道聖人何過焉不知義者不能如是也今有人之子居童蒙未開之時有所不逮爲之

父母者不直怒而譴之隱忍而全之者所以待於後也至於士屯蒙未開有所不逮爲之長者豈得直怒而譴之不隱忍而全之而無所待於後乎然則待於子之賢者不過立身揚名以顯父母而能保其祭祀焉爾一身之利也待於士之賢者有能推仁致義以利天下爲生民之福天下之利也大人爲義不亦尚乎夫舍其小而存其大不執一以廢於百能知是者其義可勝道哉某十歲而學孔子之道行之二十有三年庶幾夙夜至其

所至今也困於蒙昧有所不逮之義使得曲而全之道未喪有所用於天下則執事之義何如其小大也謹具書詣門下致謝

與富相公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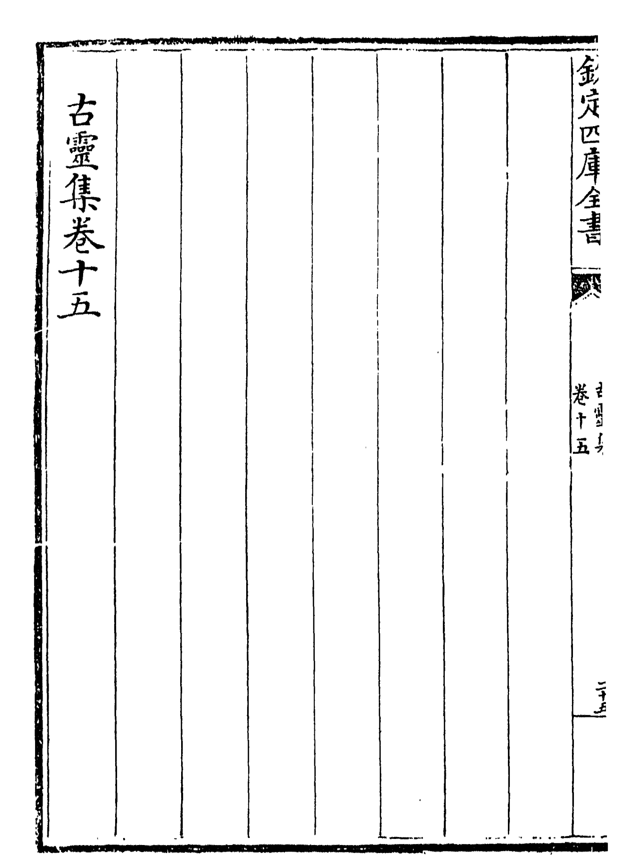
某自河陽得趨事于下即蒙相公器遇引薦置之文館夤緣以至近侍之官區區之懐未嘗一得布露于左右嘗謂士茍有志壯而仕老而休必有以報稱盛德之萬一也伏自相公請還印綬而某遂不獲瞻望門下于兹

有年矣愚陋濶踈於時無補今年六十頭白眼昏膂力不前道未有以加諸民文未足以見於世惟恐一旦功名泯滅淪於犬馬以辱國士之知雖然今日之仕覩其去就之義與其用舍之命畧可知矣故自一二年來其心汲汲將勇退之計而猶病未能者生事未備故也今者不免强顔竊食於行列之間俟其有備而後去計亦不久於此矣行與止繫乎天進與退存乎己天其或者將以堯舜之道致其君澤其民則不可知矣不然則浩

然而歸耕乎南海之濵卒其所學著書以見于後亦足以無愧於門下相公以爲如何惟公憐之更賜教誨某十八日即還都謹此以代面布

答黄殿丞

某昔者以德不比而言近不足以致遠是用不敢聞命非敢爲讓也閤下乃欲崇大順於民而知明善於無疆正得古人之用心然于小人之儒何以足授實恐無以發明賢者之業既申受命敢不承教



古靈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古靈集卷十六

宋 陳襄 撰

啓

謝丁觀文啓

某聞能以名器公天下而不爲一身之私者曠千五百年一人而已天之生大聖大賢而錫之聰明神智非苟利之將使代天牧民而爲之父母其勢不得而私也古

之爲人君者必知之曰天之付畀予廣土衆民得而治之吾之位天位也禄天禄也不敢以自私必推而與大臣之賢者而共之爲人臣者必知之曰君之與吾位天位也禄天禄也不敢以自私又推而與天下之賢者而共之故君惟恐一日不得大臣於其側以爲已憂無以卹吾民臣惟恐一日不得士于天下以爲已憂無以安吾君君臣上下舉知如是其相濟之急故其取于人也無貴賤無疎戚無遠邇或於山林於海濱於耕稼陶漁

於胥靡於囚於盜於莞庫惟其人而已矣可知而知焉不待試而後知也可舉而舉焉不待試而後舉也夫如是日孳孳於交相求而惟恐不獲豈能以天命爵祿安而自私哉嗚呼斯道廢久豪傑之不作民之𩔖頟於無聊也甚矣世無是人無是心某不得而見焉不圖明公奮百世之上舉而行其事及某小子某竊懼焉夫以古人特達之知不由於因緣不挾於勢利舉一士而先天下非魁傑不世之人莫能當之某其可乎雖然某之愚

不足以辱公命所喜者世有是人有是心推而廣之可以有爲焉方今天下之政莫大於舉賢拔才爲急士之藏於山林汩於下位王公莫之知者幸而有人公其心夙夜不寧敷求於四方一日將大有爲推是舉某之心盡拔而取之於朝以教天下之大公使四方有道之士與夫蔽賢自私者咸知依歸焉是天下之福也生民之願也曠世之事也某雖愚不敏尚能爲公抽毫以頌其事肩公於古人致公於無窮以爲報答效也

答王景山啓

某謂今聖天子在位不當有豪傑之士尚在山野心常憂焉近者竊不自揆思欲攟拾天下遺逸之士而書其所謂德行道藝者一日天子相大臣有可言之時帥天下之賢士大夫與其衆庶類聚而爲一書以獻于王庭幾吾王收用之鄙心安焉如足下者固某夙夜所欲致誠盡禮惟恐求而弗得者又敢辱足下書辭爲先

答徐融啓

吾友季甫嘗語某曰烈不幸父母早喪古人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烈誠如是也幼而不知養長而能知父母則亡矣烈惟是沒身不足今者無意于世使烈一日得富貴尊榮無見父母不足以爲樂也平居必思二人不忘乎前又嘗夢衰絰哭其母于中庭號哭發聲家人聞之季甫可謂天性孝友矣古之孝者惟舜爲然固謂世無是人亦復有斯人者以有愛父母之心不得養其父母無所能盡是故終身不樂如是也今子明有親在堂足

可盡其致得乎仕歸而爲其親之榮不得乎仕歸而爲
其親之安是未有不足者爾徒區區一旅人於彼何益
無因小物而失大事也子明其圖之

答周秀才啓

某辱書見敎以潘子死無所傳欲求哀辭南歸以遺其
父兄不忍其泯滅于世某讀而悲之不覺泣然涕泗交
頤吾子失志還家數千里臨分有可憐之色復以是區
區爲請令予悲也昔聞潘子死如喪其友然無一辭以

著明其善於世乃辱吾子命之得無愧乎去年道浦城夜宿學舍中思念一至即欲往弔潘子之墓以文哀之竟以事廢不果居常恨焉今日吾子所命乃吾心也近嘗病文詞未至不足以傳道人之善重以臥疾愁憂無聊思欲不言又慮官守日益遠役役多事後時無繇是終無一言以遺潘子也可寧勉爲之雖然惟恐所聞未得詳悉其傳之非是其行之不遠昔聞吳道真常語其事更將質之不知其能盡知否尚若未可將俟吾子歸

采其始末亟以書來然後爲之未晚也今姑爲余告其父兄春秋以時上其墓祭享以禮使之不忘若常有吾潘子存焉則吾無憂也病書不得一一

答楊倜秀才啓

某鑒裁亡狀獨遺賢者發封之際良自驚嗟前日辱不擯遺尚惠手誨足稔愛藏之多屬在病中未遑馳答適又辱惠詩深悉雅旨憂悲之意益不自安雖然士之窮達蓋亦有命似非人力所能取捨惟賢者爲能以道自

信益勤而無懈也病體倦瘠須數日方可奉見以謝不敏也先此候問

又答楊倜秀才啓

至日病中得雍丘所遺書并鵝梨之惠欽荷雅意適當所苦不暇奉詢來介無由修答今日縣皂至再捧手誨深承卹問仍審看書之暇所履萬休至慰傾系也老成之士久茲濡滯在于朋游尚所弗堪況自處哉所期窮理之明信道之篤有以遣之也易曰自强不息尚在勉

之耳令嗣知且遣吳中相聚講學甚善前時謝伊留書深可嘉尚也車騎必且盤桓至花木末由清晤因風無吝好音

答劉太博啓

某聞諸經傳士葬禮柩至于窆實土三主人乃反哭柩車斂服載卒窆而歸三虞卒哭明日祔于皇祖某甫之廟主人居中門之東方剪屏柱楣塗廬改戸西鄉朝夕哭于阼階下以親反也古之人事死者如生者是故有

終身之喪而無一日離其親葬則欲其反虞則欲其安祔則欲其存而不忘哭之有倚廬事之有祖廟此之謂至孝廬於墓非古也

與江通判啓

某嘗恨古之賢大夫士不得而見之無所師法其人則死問焉而毋與言揖焉而毋與行中夜而坐讀其書思其人之所爲而不見嗚呼日月逝矣憂心劬勞不得古人而與之得見今之似古人者斯已矣執事之至是邪

也其得而事之其心洒然若得所欲既而有遠行役不得以請其心憂焉以某年益加壯而學不長犬馬之生無所見聞思得賢大夫士盡心以事之少有所法庶幾四十五十猶能成身以是竊竊有求於君子歲將晏未知還否某之望也

答余京秀才啓

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吾於三者不可得而兼取之願與於直者人莫自知其惡既知之亦莫不

惡聞而憚改之也惟直者為能告人之惡而發人之匿使人知過焉是友之義無先於直者某之困於蒙昧久矣足下既誨之以朋友講習之說亦在直焉而已矣

答劉太博啓

文者載道之舟事之在文如舟之載物必將以利乎濟也有工人者善作舟其材力足以勝其任矣又能致人之載以涉河海不善作者其材力不足勝其任矣又以汩人之載文亦如之善作者其材力足以勝其任矣又

能致人之事業以見後世不善作者其材力不足勝其任矣又以覆人之事業古之人有大畜者始有文辭發乎身而名揚後世必先知之確乎不憂其不傳也孔子自謂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但其徒弟子因得附于言辭之末猶且名見後世况有所作耶其次作者雖其材不若孔子抑其發之小大其應之遠近各有在焉若魯之論語檀弓之二篇司馬遷之紀傳韓愈之碑誌至於今所載人事昭如日月名聲不朽夫善人君子之事業若

得附于作者之手庶幾不忘某之文未足以載先大夫之盛德請求諸賢者

與京西運使陳學士啓

夫士有異世而相慕有接膝而不相知者古之人歎知己之難遇爲此也某南方之人少師聖人之學積二十年區區千里不見知己其存心其爲道未始一陳於人而人亦無能信者曩者獲稱贄于下執事一誠之未通一辭之未接而公遽然知之曾不踰時繼命以俟公何

知人之明而特達於古也某雖愚辱公之知豈無所以
爲受而徒飽食默默而遽止耶故自守邑以來不能無
憂視此一方之民政煩役重百里蕭然靡有家室夙興
夜處不寧以究以思故民之有疾苦政之大蠹緻未始
不存諸心常欲有王事之行一奔走于門下告其一二
大者尚公行之矧遇旌麾之來樹政兹府豈不喜哉不
圖天奪之幸有負薪之疾又不克進所願焉道之窮也
雖然公之所舍無數驛之遠又當公賢明留神聽納儻

信一言之賤敢不夙夜以聞惟公洎蘇公合而倡之俾有攸濟則百里之民子孫蒙福也嚮以宣徽張公入朝言事嘗以河右之役為民重困託於疏奏之末未知其言否謹寫錄一本上呈如其不言幸公留意餘未敢一一聞公遽行以疾不克躬辭於道側途中暑雨伏望為國愛重

與蔡舍人啓

某伏自河堤拜別俯及二年師慕盛德不忘寤寐去年

秋九月蒙抵京師即日走伏門下時聞公與宴廹於昏不克候見左右請一言之誨洎至官所不幸連蹇有負薪之疾又不獲時修啓問怠慢之罪實無所逃雖然其心之歸其誠之通實不俟言飾而後明也某昔年嘗聞朝廷羣公之賢願得而見之其先惟際遇於明公前年道南都始識丞相杜公龍圖歐陽公今又獲事富公於河陽其不幸者范公薨杜公還政於朝今日之望惟諸公耳伏惟明公名世有道其高材鉅識比之時賢倍蓰

四方士儒有識議望將爲生民之福居斯時也方當進德修業尊賢下士廣求箴補務益高厚以身行道爲法於世小子不勝願望之至邑守有拘未遑請見炎暑伏望頤神養氣爲君民壽考

又與蔡舍人啓

即日伏惟舍人榮侍懽慶起居百福門牆甚邇限以邑守不克時問安否無任瞻戀盛德之至友人鄭穆積學艱勤將老而無遇惟明公高識遠見特能收采置之多

士之上人神之心莫不懽喜愚弟君章凉薄無取亦蒙
擴拾出於過望不敢致私謝以累大公自餘四方英材
稍以藝業名者莫不盡得噓潤未有如此得人之盛天
下幸甚幸甚大資富公此月十日到府上訖仁政精明
民已歌樂況此一方政煩役重生民顒領之日已久事
之利害可行可革豈無一二大者儻信一言之賤斯民
其福也太學直講胡瑗有材識經術知政教體要之大
惜其老而無用幸時召見非無小補盛德之萬一進士

吳孜管師常倪天隱伍原張京明經顧臨皆南方英才

養而成之可以有爲者或進見門下幸賜教育友人陳

烈必時通啓聞有仕進之心但無其路公有可言之時

能致之吾君有所用於天下亦公功德於民不小也不

勝禱望之至

古靈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靈集卷十七至二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沈　俣

古靈集卷十七

宋 陳襄 撰

啟狀

與元屯田改葬服啟

鄉者執事命而問焉曰改葬緦葬而除之必三月乎其對曰服必三月孝子之心弗忍一日除也既退而思之義又決焉喪則為父母斬齊三年葬也祥也變重服受

輕服既除喪則不服之矣以近即遠夫改葬是既遠而無服不可以從喪禮孝子不忍送至親而無服故舉五服之下為緦矣是人情之所至先王之所決也安得一日而除乎自啟至於葬既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可也緦麻者十五升抽其半治其縷無治其布曰緦小功之帶其絰也去五分一以為帶皆用麻也無受闕

送元屯田啟

某聞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喜而不寐喜其好善也苟好善則天下之善人為己歸矣好之必能信之信之必能任之故其一身好善而惠及一國執事為政於是邦也去之日五縣之吏與民若去父母何哉曩者執事推好善之心以任五縣之吏五縣之吏得盡其材以福五縣之民故也使執事以其好善之道行乎朝廷為善之人任乎四方一身好善而惠及天下矣某小人辱執事之厚禮將其行也不幸有疾不獲奔走以從送者庶

廣君子好善之心以勉其行

與張學士啟

易之意有遠而有應有若比而不相得者某為執事吏二年未嘗通一言於下執事竊自比於遠而有應者雖然執事之賢固足以知某不見其心不可以盡某人某雖有小人事君子之心不得其位不可以致其道同人之義天體於上而火性炎上又六二柔得中而應乎乾是以利涉大川故上之交於下也有所不盡其人下之

事於上也有所不盡其道然而求有攸濟不可得已此某之所以望於執事也今者伏遇按行屬部不幸有疾不可以走見謹扶疾具短啟以聞

與丁觀文啟

仲冬嚴寒伏惟知府觀文侍郎順履新陽盛德光亨榮侍懽慶臺體起居萬福某即日蒙恩末由參侍無任瞻依之至某前日承轉運衙牒命差往蔡州推勘公事為有數驛之遠疾病方起前去未得已具狀回申乞賜改

差中心惶懼未知聽否昨者嘗蒙上司差使定奪滑州河埽事以疾不克應命後來祠部陳公權領府事亦是在假今又辭以疾儻不見察必為避事欲區區自陳事實難信伏惟明公憫其為心卹其多難略賜一字為之保庇犬馬之賤實不能忘以是未敢躬詣門下謹僭越具啟以聞惶恐待罪之至

謝兩浙運使張學士差試官啟

貢舉之法非古士君子之患也堯舜禹湯文武之法至

矣聖人賢士爭出其國後之人不能廸先王之法曠世而無一士故法至之國多士法不至之國寡士法亡之國無士幸而千五百歲而有出者亦無所以道之未喪有所傳焉耳若孟軻荀卿揚雄韓愈氏之作天也古之選士也以德今之選士也以文德故人得之實而難於為士文故人得之偽而難於有司知其德文可知也知其文未知其德也法之弊由此塗出也豪傑之不作非士之罪利於科制焉耳賢哲之不食非有司之罪也夫

於科制焉耳聖人能因時之制而為之有功非其所法而為法雖聖人有所不可誠得今之科制如古之選士得一士而名後世死且為之如無益人之國雖舉者百人庶幾不欲具之所願得者古之士也用今之科制求無古之士不足以辱明公之命

謝轉樞密直學士啟

叨膺明命進秩中樞逡避靡遑冒榮為懼伏念具賦材樸直逢世休明惟知以道徇身竊慕古人之仕不謂無

功受禄猥蒙真主之知自叨竊於賤官亦践吏於方面
徼典誥之文以發揮聖訓之循良之政以宣布上恩敢
意召還未從幽黜親承訓諭驟沐甄陞進密勿之近班
被便蕃之寵錫望逾涯分職有黃縁斯蓋伏遇某官名
世鉅儒佐時元老仁先當務道在進賢樂以至誠思嘉
魚之與善縻之好爵取鳴鶴之文孚曾是孤生亦塵華
選敢不益堅名節敦養誠明恭愛一于事君寵利歸之
忘己厭盡拘儒之守少酬知己之恩過此以還未知所

措

陳州謝富相公啟

久塵近侍方不職之斯虞出守輔藩實冒恩之為愧涖官之始倚德有歸斯蓋留府司空侍中不世真儒佐時元老忠義貫於金石學問際乎天人輔聖三朝茂昭於賢業撫綏一道行奏於膚公顧惟譾微素被提奬忝玆明命實出鴻鈞私欲不違幸致旨甘之養官守無事惟圖康靖之風上酬主眷之隆次荅知己之賜

謝知制誥啟

誤被制恩猥陞爵禁省躬非稱視寵逾驚伏以朝廷號令之嚴臺閣文辭之選渾然深厚則涵泳乎人心涣然流行則鼓舞乎天下其命代言之士必推名世之賢矧屬上聖有為高視百王之制作異人間出力追三代之文章語才為難居此尤盛自匪一時之傑曷膺萬選之功如某者拙朴寡能惷冥有志學惟知於事道才不善於趨時勉為禄仕而居貧恥若狂夫之進取早被近臣

之薦獲陪延閣之英丹筆讐書甘心白首朱轓補郡絶意青雲適當龍徳之飛名對螭頭之直尋遷諫省復貳憲司同時言事之臣去者過半平日愛君之志知者幾希蓋常慕古人之皇皇誓不為匹夫之悻悻人皆指以為利已獨信而不疑寵恩便蕃固已懇辭而不受賜禮訓諭雖欲亟去而非宜祗舊服以冒居徒一年而無補坐妨賢路何逃糠粃之先請假州符想見江湖之上豈謂盛時之際會俯臨晩節以甄收試其一日之長置在

羣豪之末此盖其官立朝以道事主以人推致大公激揚衆善謂育才者君子所樂嘗借光容謂進賢者大臣之能實資餘力敢不益敦名節勉著事功期無失職之愆仰荅知人之舉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運使唐學士啟

伏念某學術踈濶性質倥侗嚮請治於縣封得充員於刺郡執贄獲見辱均貴賤之殊受業解疑喜視模範之正被遇尤異省身不遑違去英規遽經浹日恭惟澄清

屬郡固静中扃薫然至和萃為多福伏以運使學士圭璧重器咸韶正音誠明自持中正無倚向登憲署著更踐書筵方格素高聲名藉著固當討謨王體侍從帝宸厚天子治平之基發賢人久大之藴尚以直道滞於外臺雖郡邑之人久詠歌於恵愛而朝廷之本宜進用於忠賢行奉褒書入升近署為臺閣之光彩增堂陛之崇高更祈上為邦家精調寢餗某無任瞻望祝頌之至

賀冬啟

竊以黃鍾宣氣肇紀於一陽君子對時茂膺于百福恭惟知府諫議學士學惟稽古道可致君方席寵于華資甕均勞於鉅屏粲上剛下適當咸感之時小往大來宜爾復亨之吉竚聞嚴召入拜寵光某夙荷眷私阻申慶謁首蒙嘉頌第積感悰

與富相公啟

孟夏漸熱伏惟致政司空相公臺候起居萬福伏念拜違門下忽已十年雖中間相公再秉洪鈞出於陶鑄又

以憲官拘制無由進謁既而叨恩從請出居輔郡時相公請還印綬方欲致賀以通畢誠無何被命㕘奔過東下洎至官所日為多事汩沒曾無少暇以是啟問之闕幾三年矣雖近乎疎慢禮數而仰望恩德之心豈嘗一日而忘也順養神明動止何似相公以高年得道功成身退覩其退避之志可謂肥矣此門生小子已得終身師慕而服行也尚遠承教惟乞對時自重以介眉壽

與提刑先狀

近易守麾已經使部將寧覲而假道即展謁以被風欣忭之誠敷宣罔既

謝官員訪及狀

比承雅眷特沐寵臨靡遑謁謝之儀第極銘藏之素遽玆睽異惟冀保綏

與運使先狀

比者叨恩易地謁告寧親拏舟將及於近郊摯刺莫通于下執其為瞻詠罔極敷宣

答知州通判先狀

近被制書就吏藩輔幸緣假道即遂趨風欣忭之私敷宣罔既

古靈集卷十七